



曹君冰别石门人与吴江蔡燮星期友善
带存堂记为星期所撰此去舊抄未见刻
出绿与吕氏晚村同里有陶法廷所禁

见已畦集録之攷记 盖邗柳奇



卷首有抄徐梅藏章为吴氏免床先
生秘本藏去 盖天记

帶存堂集

序

天蓋樓評選近科程墨序 戊午十月廿三日



越北退夫曹度正則著



晚邨氏論定乙丙以來春秋兩闈得雋之文既卒業持卷示予讀而作曰嗟乎是豈徒懷鉛握槧為應制舉家導夫先路哉蓋晚邨講學之書也三代以上聚天下駿雄秀異之士教之以司徒升之以司馬自天子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無人不學不必其有講法自郊遂黨術及乎國之中無地非學不必其有講

名於時禮樂斌雅之材出孝弟廉讓之俗興若是乎上之所挾以求士者不出乎所命而士之俛焉以答上旨者還以其所命之而已後世長育人才之意不能善行其法制科以詔之多方以羅之法愈禁而士愈偽載之史冊文苑儒林分為兩科而文與儒始歧而二之至於有宋道學復為一傳儒與學又歧而二之朱子亦言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重孰輕甚矣制舉之於講學不相為通也晚邨氏深衷定志不惜以其身屈都講之壇願與天下遵發矇之路恤乎其似憂也憬乎其更有懼也憂斯人之習於制舉者不得聞聖

人之言也又懼斯人之絕於聖人之言而一意於制舉也然則風厲學宮非正術而摩切多士皆異趨也而可乎故其言根抵乎六經而繩尺以雉闈之宗本之於辨志敬業之修而即達之於趨時干祿之技曰吾將舍是以為教不若自其幼學者而教之為便也則其操筆也不可謂不勤而其用志也不可謂不苦矣而猶有不便於其教者有二鹵莽於訓詁也臧裂於帖括也訓詁韜生守一師說目傭耳食前吁後喁若者為隸而已矣帖括趨利認種流傳竊脂掠影土梗木備若者為蕪而已矣隸者賤蕪者塞沒其身于中不一拄眉頓重當世

彼將曰。大冠如箕。吾攫而取之。有餘力矣。安問世間更有何書可讀。猶是科舉之說。害之也。今十數闈之牘。具在也。得雋之文。非不顯融也。晚邨出之。穿霧之中。而生面一開。則為通人。為魁士。為名業。為古人學。人生才智。無不相及。汲然。惟恐其人之鹵莽之滅裂之也。奈之何。不以通才。魁士。古人名業。力自標置。而乃離歧攘臂。於隸賤蕪塞之場。則猶鹵莽滅裂。而報予。彼則荒矣。而於晚邨氏。又何患焉。海內多沉幾表微之士。嚮者大小題二集之行。已能遵持其書。而受之。復哀應制之篇。益以擬作別製。比類同論。閱文數萬。載錄盈千。抉摘其疵痛。而標表其菁華。或直言而不迂。或曲言而不殺。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記曰。先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按學說之詳博。而究之以反約。沿河海之先後。而掖之以知本。將儒者明理致用之方。與國家設科取士之制。不賴是而較著矣乎。如以其文而已也。丹黃甲乙。擬於壯夫之莫為。蚴窳鴉塗。譬彼孺子之能語。又何庸嗾。焉傳一先生之言。誰為之。孰令聽之。是則好辨之稱。無惑乎外人之亟欲加之也矣。

陳子執先生六十壽序 癸亥七月五日 月有陰下

舜江踞越雄邑。山川奇勝。甲天下。其風會之所凝。翕降

靈誕異接踵焉起自余所觀數百年以來名碩瑰瓌節
烈慷慨之倫足以謀王業而扶世教哀然傑出于其間
壽于永其葩而藻者分之為文章穎而特者分之為
品業若其秀而貞淑而不佻則醜為福澤綿為壽考矣
陳先生子執產于是鄉胚胎前光遠有繼序漸淪于名
碩節烈之風想見御先進之為瑰瓌慷慨者而誦習焉
凡以脫屣聲利而逃富貴之榮順應于得失之境喟
道古必有以自遂其懷者故齒未壯羅而致之于省解
雅非其願也余為諸生時受知于溧陽谷文宗之門文
宗故好士畧體分勤容接部下高才生得造鈴閣見燕

坐譚藝不輟先生已拜職博士施教石庠均被國士知
時：晤文宗館下接其為人標整靜重致度綽夷絕少
炎奔熱阿之意石與清壤相錯也其春秋之所羽籥俊
髦之所謳吟總不離于本道鑄人分科奏藝之旨余從
鄰封側聆聲教嘆曰蘇湖盛軌豈謂今日遂無其人乎
但余家餘不溪上求友四方擇自近必始御兒矣也呂
子用晦御兒之雄駿君子也而先生率先我得之於時
與用晦意氣相推結羣吳越之士於骸而奮御兒之境
先生以師儒之長折節載簡下儕髦士考證古今相與
修揖讓之節弘虛受之懷善問者多所更其端而賢者

樂與並立。其于志念深厚。質行雅馴。遂、乎儒也。而先生無少改。于為諸生時。首宿闌干。久而安之。至于十年之後。不以淹抑沉頓。少有發于吟嘆。余時亦久次諸生。貢京師。索長安米十餘年。而不得一伸其氣。何中鬱塞磊塊。中情之相合。而形跡之同出。一轍。竟若是哉。迨先生序遷。祁令。而余舉南宮。讀書中秘。三晉之去國門。不數舍。郵問無間于昔。而先生為政。曾無少改。于為博士時。民隱實急。尤重士風。月以課。季以試。厲文行而抑奔趨。大著乎魴鱗之殊。同創昭餘書院。其秀民之能為士者。髦士之軼于羣者。朝夕冶鑄其中。先生或以政閒。親

出較勘。對酒徵歌。鳴琴散帙。時當軍興。孔棘。兵氣益揚。一以絃誦之聲銷之。絀我文事。率彼師武。起城闕而賦黷宮。歲不過三人之子之幸。青、其衿。不幾嘆如蜀道難哉。先生陶之有素。而掖之必力。試所首簡。必令及三人之格。斯童子之艱于拾級者。咸歌奏公矣。晉闈掄秀。先生夙負才名。一經採掇。而冀北之羣。幾無遺良。斯多士之速致觀光者。咸誦明試矣。尤有異焉者。絳州楊君。先生摸索暗中。而冠晉士。踰年。余物色遇之。而雋上第。選入木天。則又針芥之投。不失銖黍。而先生之相士。能畧跡而取神。得之天性者。優耳。報政兩考。宜以治最徵。

亟躋華顯，備耳目之司，而乃召授中舍，又未得揚于王路，即家得叙，以余之蹇拙，乞養引歸，而先生跡偶似之。夫出處淹速之轍，不必盡同，而徘徊進退，天若假之緣，猶得從先生于吳山越嶠之間，登高賦咏，汗漫于方之外者，此其故，又豈曲士之所得而喻者乎？雖然，造物之于人微矣，根之沃也不深，則其振華也不茂，取數者愈約，則其取償也愈多。今先生世籍華簪，晦貞弗曜，孳孳積仁砥行，以進咫退尺，彼于取數淺鮮矣。天道必若得當，以明錫善之符，則先生春秋周一甲子，齒髮方壯，其享有祺履，正自茲始。二三戚婭，過用晦氏問，所以介觴者，用晦以余為長，宜颺言以先躋堂之獻，知先生之可為世壽者，不當取世俗之所艷稱，恩先生耳，而在乎文章品業，有以繼其鄉之節烈名碩，並榮千古，俾是日登歌堂下，奏菁莪樂育之章，推桑梓典型之望，三爵侑祝，庶其有合乎。一以報用晦命，一以快余積懷耳。他日從小鳳池頭，進而冠柱，後惠文載進而較書，渠祿揚扝儒術，以足三史之畧，還以屬之南陽晦翁。

次豫呂先生五十壽序

予遊猗中大鄣之區，覩其山川淳固，意其必有駿龐下魁壘之英，與其地靈相輝映，然鄉之產是人，也不必盡

出于朝廷之上，或不即得攝尺寸之柄，而卓然以其義行于閭黨，足以為閭黨重，以其教被于家庭，足以為家庭法，此固有不假勢位之榮，而聲稱尤赫者也。及乎路出古巖道，則有內氏之家在焉，進而與內家兄弟遊，皆溫然樂易君子也，而諧仲諸昆季，尤與予暱，或把卷論文，或看劍引杯，慷慨談務，均足自致于功名，諧仲為予述其外翁呂先生次豫之行至高，而身服儒烈，手握竒羸，子弟遵之如秉約束，戚友趨之如挹膏潤焉。一時稱有徐孺子、陳大丘之風，予于是而嘆士適弗逢世，無能建當世之勲，以鳴得志，猶思有以自樹能材而抗末

俗，何必盡在公卿間哉。如呂先生，出宋左史竹坡公之後，胚胎前光，先生父生伯翁，為諸生祭酒，以名德重于其鄉，有子七人，舒雁行列，先生次最後，而先生復有子七人，兄弟之七，將又十餘輩，不止也。則天之所以衍其祚，而篤長發之慶者，寧有涯乎。一門之內，食指日繁，少長羣從，惇睦如一，咸受于先生，此其克施于家也可。謂齊一不失制矣。先生少負雋才，弗售，恥卑論儕俗，乃希倣儻經竒，以軼駕當世，担厚貲，出大江，興鹽筴于淮海，車舶及于江楚之間，扣囊底智，高下因弗取衡焉。上有以佐國家之急，中亦有以廣其德心，慕義無窮，親踈

靡或有間。此其著行于鄉也。可謂謀幹而有惠矣。以先生之趨時轉轂。敏以決機。而勇足以赴之。度其人必恢岸軒舉。若亢然無以自下者。然與里中文學之士遊。披抱冲襟。噓和飲醇。則見以為悃々歎々也。四方賢士大夫遊轍所至。時出論列。淵乎莫之能絀也。此其獲交于公卿也。可謂忠信而有文矣。予聞其風而樂之。迄未有以見也。今年夏五。諧仲過予而請焉。曰。六月既望。外翁歲開五袞。願假寵一言。俾佐之觴。故為理所聞于昔者之言。而竊有効也。人生百年而大齊。今先生行年五十。僅而強年^半。將來綏福正未有艾耳。今蘭森玉茁。燦爛于

庭堦之間。爰有為令于鹿邑。為博士于虹。是郡邑之長師。儒之席。所以弘闡先生之教。而休有譽處也。况繼此而耆耆。而耄耄。以迨期頤。日益永々。子姓亦益繩々。相繼取高第。登膺仕。斯為先生高年之榮藉者。是殆不可以道里計也。不寧惟是。今君相方隆闢門之典。錄用郡國材傑之士。先生名譽已達于公卿。他日有名以聞。當寧如漢平津侯故事。六十升朝。時亦未為後也。蘊積于生平。而榮施于遲暮。此固盛代之所時見。而被服仁義之儒。不可以竟其域也。予烏知先生不足以當其任乎。而相與以祺壽祝。獨以其所不足聞者。兢々為乎。

寄祝四明若雷楊先生八十壽序

親老而饗高年子孝而祝燕喜不可倖于天不自限于力者也近世知文章之可重移其力于錦標牙軸假其焜耀于名公鉅卿愈于玄黃之紛陳竹肉之間作也不如是無以為孝子^竭一日之歡竭而將順其親之心不至也然有言不据其可徵而語失之浮踈事不揆其可受而體近于巫史一二有識之士未嘗不竊鄙之明州楊巖錫氏此事親之不為鄙者也館于余仲氏家一見輒與予暱嘗言其家尊人若雷先生古心質學行年七十吾鄉史少宗伯為文以張之而心未慙也他日八十舉

觴幸從子請往來十年歲丙寅蒲觴既闕將復進而觴先生壽予果何辭以壽先生哉少讀史傳蓋得之封人之祝堯已若堯則更有辭矣曰多壽多壽壽者不假易于天之數辱者人事不可暫居之名以天之所不假易者一旦而致之願莫榮于此矣願以不可居之辱當之何為其說之矯與天下耄期福澤有得之以其名焉有得之以其實焉名有之而實不存者樗櫟之年辱之以不材是也實有之而名始歸之者如松柏之喬柯常貫四時如梧桐之直上挺生百尺其壽世也長則其垂蔭也亦愈以固而又奚辱之與有是故與其見榮于世孰

若無辱于其家，與其見榮于身，孰若無辱于其心。先生為文懿公六世孫，名德之後世，產哲人，胚胎前光，承有家學，誦詩舞勺，少而循；焉宛若成人，規言矩行，長而莊之乎，不失孺子，故弱冠為學宮弟子，既壯而稱士林，祭酒，豈不謂勿辱其家者乎。風俗之日窳也，利方底圜，必將乘人而闖其捷，先生讀書慕古，身雖不達，其胸懷嘗在千古，清夜無可捫之愆，獨居多自得之度，豈不謂勿辱其心者乎。於是巖錫行矣，歸而與其婦孺子，姓若族之人，及夫親知故舊，咸在拜觴上壽，搯吾言而奏于先生之側，還念平生，垂及百年，生長休明全盛之代，俄逢岸谷陵夷之會，茫然塵劫，其變不知凡幾矣。公鄉上袞，豪達俊流，呼吸風雲，非不赫奕一時也。迨至霜降水涸，忽如無有，其人又不知凡幾矣。中間得與婦孺子，姓若族之人，及夫親知故舊，相與祈康爵而論樂愷，環越東而計之，十數人焉止耳。即使入朝，有可杖之年，大耋有鼓缶之樂，求其一經傳業，環堵晏如，俯仰有以寬，自而溫恭，無失乎已者，十數人之中，要惟先生獨耳。魯頌之詩曰：眉壽無有害，無害云者，言不辱也。又曰：俾爾壽而臧，壽而歸諸臧者，言必不辱而後為壽也。此自予言之，而不為諛，即先生聽之，而弗予鄙爾已。巖錫之行也。

所以不鄉衮之請，而惟予言之從者，庶幾以予為得情也夫。

耕餘長嘯序

詩之為物發乎情，之所寄因乎遇，有通塞，故情不能無樂與悲，情有悲樂，於是不能無歡愉悽惻。及夫沉冥不平之氣，甚而危苦無聊之思，鬱於中，而若欲其迫於外，則必有聲焉以達之。聲之近乎歡愉者，則為歌為吟，如孺子滄浪之咏，漁父鼓枻之詞，是也。樂也，聲之出乎悽惻者，則為嘆為泣，如漆室女之抱柱，雍門周之鼓琴，是也。悲也，皆詩也。錢唐范元長氏曰：不然，人聲之不

同，有如面焉，吾不能以子面同吾面，而豈能以吾聲即子聲乎？其於悲與樂，又何間焉？樂者毗于淫，悲者流于惰，故人之所謂樂與吾不樂，即人之所謂悲與吾不悲。吾以一身寄天地之間，即以悲樂寄于吾之一身，而奚情與淫之足患哉？夫不有嘯乎？感口而出之，盈乎齒頰之中，洪纖不假乎宮羽，高下如聞其抗墜，此所謂漸近自然，別生天籟者也。吾行年五十，於世復何所冀？陶公秉耒，梁生賃舂，吾願息於耕乎，而嘯不可已。予應之曰：吾未聞子嘯，聞子之所以語嘯者，如得子詩矣。嘯者寓於不感不愉之間，吾子之情，則出於人歌人哭之外。子

少而婚于吾土，得與吾相見，未幾塵昏蔽暗，子渡江東，徒恐不得再見，不一年復來與吾等五七人共為詩，平生得為歡愉者數年而已。後去為四方之遊，東上天台，北盡淮海而返，三數十年來，沉冥危苦，無境不歷，則又何地無詩。晚而願息於耕，將謀終焉之計，而嘯聲發於耒耜，杵臼之旁，不知者徒謂是沉冥危苦者之寄焉耳。觀其村居留壁，得句云：補漏難於修棧道，索茅急似借荆州。竟欲踞身千載之上，招文成武鄉其人，相與酬對。商略終古，淺人不可與深語，而吾安從測之。昔阮步兵善嘯，至蘇門山而還，半嶺許，聞上啾然有聲，如數部鼓

吹，林谷傳響，曰：此蘇門先生嘯聲也。今豈尚留於人間者乎。繇此言之，范子之嘯長乎哉。近復還居錢唐，落落如故，使再進十年，吾子齒益龐，詩益入妙，而遇不能通於前，當益塞，其有得於樂與，無失於悲與，皆不可知，必更宣之乎嘯，而自傳其情也。吾老矣，未知有人乎。讀其詩，窺其際，而論著之否耶。范子瞠目不視，則又為之仰天引吭而長嘯。丙寅七月既望序。

學師友蘇蔡先生七十壽序

清溪蔡先生來鐸吾庠之三年，多士亦既服教而淪澤矣。遂以是秋九月望為先生懸弧之辰，多士修躋堂之

敬必使長者奉觴而介詞焉。惟予老諸生之長，俾予一言先之，予謂古者獻觴上壽，無稱祝之文。然雅詩所載，有曰壽考作人，又曰在泮飲酒，永錫難老。大抵菁莪棫樸之化被乎人，材樂育咸欣戴其上，無所願報曰壽考，曰難老，多迓福于天而歸美其君師之辭也。予將何以壽先生哉？還徵所述于多士可乎？作而言曰：先生蔭藉高華，遠有承緒。三吳語名，關之盛必歸焉。尊府君中丞公，策名南宮，持憲秉鉞，歸然當世重臣。先生墀筮叶應，六奏而金昆玉友也。夏鼎商彝，四瑚陳而六璫并也。望者皆欽寶氣，薦于賢書者三矣。先生于中丞為震器。

于仲季為主伯，披朝華，啟夕秀，可謂政成于家矣。予曰：美哉，斯為孝友祥順之君子乎？請為先生加一爵。多士載言曰：漢代顯家，登朝七葉，唐室巨卿，門施三戟，以先生之家，異門並貴，入則參掌機務，外則開鎮海邦，比榮前史，抑何多讓。即邇者大魁天下，十年之間，若接踵而至也。冠多士，榜春秋闈者，指不勝屈也。先生以一儒官臨之，群從諸貴人趨前為壽，舒雁行列，皆捧手奉顏色，莫敢流視，其風義光于邦族矣。予曰：美哉，斯愷悌君宗之君子乎？請為先生加一爵。又言曰：先生經明行修，規重矩疊，始事三衢，移教吾邑，弟子無賢不肖，不問束修。

羊皆得至前請業，迎之如煦春風，馬漸之如沐化雨，馬故講席，雖在兩地，而風聲可以暨四方，教澤僅以及下士，而匡弼可行于朝廷，無二致也。予曰：美哉！斯輔翼師保之君子乎！終為先生加一爵，三爵具舉，予復颺言于後曰：多士明乎！今予則券乎古，考宋先世不有端明學士乎？發身文學，位居侍從之班，文采翰札，至今購者猶寶，不有西山之學者乎？考亭一見，扣其學，大驚，引為老友，居舂陵，士好譏侮前修者，及見，委身下拜，先生文翰不減君謨，而學行能接季通，予欲合二公之流風，以壽先生，有不繁然引滿，為之酌一大斗乎？先生曰：多士之

言質而信，吾子之言廣而誨，若遠引先人以詔我也，敢不佩德以敬明。自古在昔之義，于斯時也。賓進而前，諸弟子趨而後，堂上聲歌，堂下合樂，鼓鐘攄，笙磬同音，盥洗相接，獻酬執爵，成禮而乃退。君子謂是讌也，可以觀禮，可以道古。

孫容菴先生文集序

壬申十月

崇禎中載，海內多故，士之出於吾黨者，類能以讀書懷古之餘，慷慨憂時，必欲自見於當世，令得一當盤錯，盡瘁以圖所報，旦夕死職下，不恨。此吾黨風期之素也。不然，徵逐以苟富貴，媵娶而躡崇臚，流俗之人，矜而好之。

設與吾黨遇，未嘗不唾為國之倖人，斥為鄉之鄙子也。昔孔子論從政於今之人，槩以斗筭擯去，至不得與硜硜小人比，意亦猶是耳。容菴孫先生，而雋異，甫離幼志出門求友，多在吳山鄞水之間，信古力學，不攻其奧，不已，旁及書品畫法，無一不綜其要，弱冠而學成，試輒不利於鄉校，止何南越。宋喜公諱兆禱，令仁和，託志風雅，較士之日，詞曲詩歌雜試之，覘所夙習，容菴呈詩數章，令嘉歎云：非近今可得，繇是入杭庠為弟子。杭首郡，才彥雲會，一下邑士鼓篋游之，頗能拊其背而折其角。浙河東西皆知容菴為大生矣。然容菴之在吾黨，所謂

懷古有情，憂時有淚之君子也。獨居黯黹，有離騷志，潔行芳之思，與稠人處，靜退自引，相對終日，口塞嘿，一語無所發，不蘄人知，人亦鮮克知之，而意念深遠矣。以故求交容菴者衆，容菴所契好，僅得數人，不數面，一與之期，去久不忘，讀其書卷，有與酬贈，諄復者，皆其人也。生平梗概，獨向知己吐出，語詳集中，與陸文虎書，使他入言之，不如自言之深且切也。虞山錢公斯道宗工，容菴以文贄於門，深加器賞，語多亦具宗伯奏記中。是時中原喪亂，自傷無所效於時，退而懷忠伏節，謀所以濟當世之急，故發於篇什，皆悲歌壯憤，長聲激烈，以洩其

礪硠不平之氣年三十而國步改矣向之壯憤激烈者
又變而為輪囷抑塞愁苦無聊而不能自言其情屏處
村野藏形土室求與初服之士耦耕之農相為抱遺經
而息南畝以此自終久之身益困、不已病又虐之病
已復困如是蓋九年死矣死之日有詩數百篇賦論書
疏序銘雜著百餘篇手定其集出而授嗣君慎、齒方
稚已能讀父書篋而藏之唯謹故人思見其詩聚謀剖
劖而遺文在篋中四十年矣嗣君怒乎有憂之今年授
經於許氏甥自期家同較入梓與詩卷合行終先志也
憶故人在者惟余來乞叙祈以復墜言信後世嗚呼余

憊矣相去數十年久不死而以頭童目眇之老不能親
筆硯俾口占其辭而紀之此可為三嘆也已抑余更有
愴於中者思自定陵以來邑內亦多作者如先輩李莫
勝名太冲家本賢公子築園北郭之下賦詩談藝索索
盈帙後以明經老卒又亾子其集為有力取去掩為已
有而莫勝竟莫之能知矣及今聲銷影落木葉盡而山
根見倘遺書尚存好事者為振刷其衣冠而復還之面
目豈不謂表前哲之流光顯人文於邑里者乎然已不
可必得百年之內惟令容菴之集孤行可耳嗚呼文人
莫貴乎有後莫勝以亾子而詩文或以絕容菴得賢子

而其書流布。然則作者之傳不傳。所關于後嗣之賢與否。其重又復何如也。

司馬集序 癸酉七夕後三日

吾宗自宋嘉祐居歛已七世。著有家錄。嗣後迭有續修。疇昔先人炳麟在策。是以傳世三十。皆不失序。迨今輟筆。又越八十載矣。吾叔氏壘翁慨然以學古之力。發之于一家之乘。攷斲十年。兼營剗。已見就緒。又哀近代之博雅有文者。位不論顯晦。地不問遐邇。鈎稽逖詢。凡得四家集而布之。將以傳後世。示子孫。卒。病未遑也。肩吾請以司馬先之刻。既竟。為之叙曰。嗚呼。人文之克

耀于世。非獨華國。抑亦家珍之可數也。古來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蔚宗稱為崔氏雕龍。盛加譽羨。雖有顯門爵位相繼。豈能與之比榮哉。吾宗司馬。則可謂邦族之光也。已發身于甲第。而致位于三事。國步流離。室家蕩析。半生坎壈。皆不釋學。能表見于文章。詎不難哉。叔氏取舊時手贈。今又使過其家。索諸篋藏。彙為六卷。雖亂後散亡過半。而梗概亦云少備矣。要而論之法。守足以抗天子之怒。故詔獄雖經。頌繫而旋蒙其宥。幾先足以脫河伯之虐。故中州橫羅。墊溺而卒完其家。文雅足以飾治行。故鞅掌于簿書。而不受俗吏之譏。

吟嘯足以寓忠愛，即馳驅于患難而不傷羈臣之致。此四端者，節其壹惠，亦可立名于來禩。况于兼之者乎？嚮也與先君子有蘭臭之合，牽絲入仕，矢洽同心，異地相親，神來寤寐，至今誦其詩，愴乎有餘感焉。故因銓次遺編，并識前聞，猶愧未能，歛衽讚述，侈吾門之美業。但以終叔氏之志，且勿忘司馬于沒世也。

寒松菴集序

四序之行，各司其令，至于寒，而天地之氣肅，草木之榮垂條，厥繁揚詡，雖盛，至于松，而嚴凝之色正，肅則能敬，正則可守。是故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記曰：

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栢之有心，更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蓋言乎至變者時，能不變者，以其筠與其心也。吾友柳津陳先生，能保其筠與其心者，斯謂立不易方之君子歟。少嗜學，長而好言，忠孝節烈之行，故其講學於舜江之上，弟子屬而和者甚衆，皆曰：吾先生之教如此，其後越城以成旅之寡弱，將效二斟之所謀，柳津投袂而起，悲歌慷慨而不辭，止何事去，其幽憤橫臆，涕泗而不知所從者，益可知已。當改柯易葉之時，為談說忠孝，博探方俗，事不絕于販夫里媪之身，語不隱于塗歌巷哭之口，一皆見之于其書。戊戌春，抱其書來遊，語兒又講。

學于其境。弟子日進。而著書有加。一旦與余遇。余素有
搜討舊聞之志。請其書讀之。資我實多。以此意相得。柳
津慨然曰。他日書成。必子也。為我序而行之。往來吳越
之區。殆二十年来。則相見。則必問近著何篇。得藁幾
何。吾兩人風期。自信于行墨之間者如此。今柳津下世
十九年矣。惟恐其遺編湮沒。有文采遂盡之嘆。年来後
嗣簡藏。篋素授其館甥馬君錢侯。訂而入梓。顏曰寒松
菴佚藁。嗚呼。湘沚澧蘭。此三閭大夫之所見。放而行吟
也。採菊東籬。悠然見山。陶徵士之所以賦歸去來也。柳
津生乎二子之後。垂千餘載。奮然于其亭。獨上之表。

思與千載之上之人。絜芳潔而佩容臭。非子輿氏所謂
其趨則一者耶。集既行矣。馬君以序請。曰。此昔志也。吾
謂子雲草玄。不待易世。而遇桓譚。昌黎編述。亦多弟子。
而成李漢。柳津之有錢侯。猶芝蘭之生庭堦也。乃不自
論次。為之諄重詳復。而不厭請者。一似與余有同心之
好。必能出一言以發其覆。而信之後。况錢侯病孿。不良
于行。余老而目眊。苦無所接。數年不得見。勿以耄而舍
我。引昔志以見屬。曰。終不惠吾教。將毋食言泉下乎。余
則追懷故友之生平。比論古人之風尚。為之諄重詳復。
而不厭言之者。亦如與陳先生晞髮散襟。相與款款宴

笑于寒松之下矣。錢侯志之哉。癸酉陽止六日。

文几山人集序 甲戌中秋前夕

野臣先生吾家之獨秀者也。與予為同七世祖兄弟。生而不謀其面。死而不臨其喪。相去久之。而不一接其居處。緒論道。然何以異于途之人哉。而中心如結。思見旦暮。雖同氣靡間也。豈謂無其故乎。世固不乏曲巷之子。少露頭角。即頗能徒業書詩。不過志在通顯博科第。躡青紫。苟高大其門閭。于願良足。而先生無然也。所晤語者一室。彈琴而咏先王之風。抗懷千古。躡屩以入公卿之座。寄跡名山。浪遊京國。此其胸中。夫豈兔園先生

之所能涯涘也哉。先生少處貧約。惜為資地所困。不能大放厥志。以自達于古人之堂奧。而因寄所托。澹于榮利。所謂真率少許。已足敵人多。許。今遺書故在。試取而述之。何其婉而多風。愴乎有餘思焉。針誦十詠。則恬棲簡陋。梁孟之遺踪也。岱遊諸記。則玄對山水。向禽之逸軌也。醉止友于墓下。載酒而徵詩。則靈牀之撫琴也。弔白雲于故墟。感封碣之離實。則高蹈之遁思也。以此孤情。踽步落托塵埃之內。先生不求人知。人亦無知之者。然有同心之侶。具眼之彥。則未嘗不拂拭而被以容接也。如京山虞山二宗伯。一代之文章宿老也。先生

少年造請京山題其行卷使為前路之知己晚遇虞山於都門褐衣質業虞山心識其賢表遺詩於身後且昭揭其為人若有不釋于中者二公所以知之也深矣彼惘惘者皆圈中豕鹿耳何足以較輕重乎于是睠以念生平行求廢篋惟恐當吾世而失野臣是予罪也夫先生下世僅五十載故業蕭然負荷誰嗣聲光氣力就令泯靡可嘆也况予蓬藁是踐益將老而舍我尤不足以抉摘其面目而斧藻其衣冠近復搆蛙音一編喜與鬼訂合璧為之輯而壽梓留傳家塾以俟後世有桓生者同擷其精華則可耳覽茲二刻俱在定陵之季而不及覩其啟禎以後之篇什遊記二帙都出癸甲乙丙之歲仍未載其前後遊歷之所作僅而結集亦什不登一二而闕亡已多若謂窺先生之美備盡此段胡可得耶嗟乎嘗鼎一臠窺豹一斑節其壹惠諗諸來者抑亦可不死野臣矣

程齋集序 己卯

余少而向學嚶嚶道古老而無所聞頽然欲盡矣而相鳥友聲一念未嘗斯須去于懷也故有遠在方州阻于言面短疏修問必與相通而後已况其在先人之桑梓者乎歛之巖吾故里也先世當南宋初相土而宅于時

有宗氏自東粵來徙與之州巷出入姻戚交通至于今
五百有餘歲矣傳世孝謹有魯氏弘毅家風邑中稱禮
法之家者必首屈一指近時尤多篤學好古之士與吾
家羣從晉袁聞在昆季益相切劘務擢落于世俗之所
尚而進期千載晉袁聞在每赴南北闈試必過浙過則
省于余家輒為余言宗子西麓之賢而有文不置口前
是十年西麓制舉藝已見推許于當軸試必冠其曹耦
往得其制藝而讀之如天馬行空不蹈常轍欵為吾
鄉子駿一輩人吾見其文矣未窺其學也昨秋聞在郵
至其行卷一冊予受而讀之則驚其博物閱覽蓋儂而

不失其則金玉追琢之章也吾見其學矣而未接其人
也今年閏秋聞在偕西麓就試于金陵問渡渡錢唐停舟
語免城下造吾廬而願見焉有古人千里命駕之思余
亦喜十年之懷釋于一旦具脫粟飯相與話言而別猶
若殷、不忍即別者願得予一言少益于其行卷雖然
余何能為宗子益者哉宗子為讀書之齋而署之曰程
即以程齋之所業者而署之曰程齋集按六書之義程
于器為林前几豈古之所謂體于是粥于是其在斯乎
又豈其所謂載寢載興不得之寤寐若或見之羹墻者
將毋然乎蓋自志其學之專且勤有若是言已矣求之

往古有宋相臺岳氏以籲天泣血之憂懷寫半壁再造之遺事則以程名其史今吾西麓以白華潔養之深情吐天庭搗藻之蕊筆又以程名其齋而集故因之然而履屯與處豫不同境而情則同憂危與怡順不同情而忠孝之旨則無不同也吾知其本忠孝之旨而出之為修辭則能立其誠也將使人讀之曰是集也豈徒流連月露藻飾風物而已哉吾于是重有感乎西麓力學之有本而深知聞在昆季之能得友也

呂耕道後死集序

庚辰六月望後三日

予生視耕道五年而長相見於童壯之中未嘗不視予

猶兄也予則目懾之曰是虎子也已具食牛氣矣何敢弟畜我耕道哉歲在崇禎之戊寅邑中文社交作耕道之兄仲音先生年富志豪邑人士子善於文者為斌社月一會之家有園池亭館之盛賓朋雅集酒讌文藻氣壓一時予從兩家兄後竊窺其勝耕道時出見諸文士年雖少幾欲突長老而前斯時也甫十二齡耳尚未字也生以臘之下旬故其先人命之曰蜡即人無不蜡即之者予亦從而呼之居二載嘉定程先生來遊邑中遂學高行虞山宗伯集中尊為松園詩老者也一見嗟異敬而字之曰念恭人無不念恭之者其曰耕道

則學詩時所自號也。凡有所業，纔一寓眼，無不了然於心。與口與手之間，姿警敏，出凡兒上，皆若此。已而學書，即得晉唐人意，外筆妙。又三年而學詩，能辨唐宋格調，不傍時下趨尚，無何海內崩圻，一切痛癢，橫決呼憤，不自聊之意，皆以詩言洩之。而詩品繇此日進，自謂興酣落筆，可以窮年。至是年二十四，死矣。嗚呼！此予所以往哭而慟，過時而猶悲也已。遺編一卷，有文十數篇，詩百數十首，皆生時手定也。今靜言思之，簡括而有法，文之指也。婉約而多情，則其詩也。春風盎然，以融；秋水窈然，以清；不足扶其精神也。春草之靡曼，秋花之淡冶，不足

供其容貌也。滄海之珠，有淚；藍田之玉，生煙，不足以引其性情也。天假之年，使竟其所學，極乎才人之所至，當與唐宋大家相進退，起而奪席，何足多讓。耕道感斯文之未喪，恃待興之有人，方以後死自期，將欲整其百氏而囊括萬有也。孰意其終於此而已耶。嗚呼！夜深名理既出，告於塚中，錦囊貯句，竟屬草於天上，耕道抱其孤情，逸操以離乎塵垢，便與王弼、李賀爭坐位於千古。安得以有才無命，重致其慨惜也耶。賢子仁左，生不半菽，而孤長而能讀父書，鏤刻藏於家塾，數向予請序，曰：知先子莫如伯序，先子集者亦莫如伯矣。久之，未有以應。

也。仁左亦死。貽厥千頃。繼以請。一如乃翁言。久之卒亦未應。胡乃結契於生前。忘情於死後乎。俯仰六十年之間。交情三世。一死一生。孰先孰後。正不知所謂後死者。屬之子乎。屬之我乎。予是以為之迴環盤互。不自釋於厥衷。每一執筆而不忍下也。嗚呼。怖矣。暑夜不寐。追懷亡友。平生謦欬。惟此一卷在耳。枕上玩索。旦起書之。數日詮次之。而為篇。以復於千頃兄弟。使為耕道後死集序。

從嫂方太恭人七十壽讌序 壬午五月

清颺掠簷。銀河掛漢。時之良也。躋堂兕觥。明酒交錯。家

之慶也。鬱蔥佳氣。馥馥充閭。里之瑞也。少長迭進。蘭蕙繽紛。倫之美也。雖然。尤有異。士生伏處窮巷。雖有盡歡養志之誠。而百里負米。則子情未必遂。宴然于其母。鐘鳴鼎食之家。名賓從而張。燕喜舉動。意得。願瞻階下。則親亦不能快心於似續。孰有如吾從兄子志寧輩之善承其母恭人也者。兄弟駢肩介爵於前。內外孫曾舒雁行列於其下者。不知幾何多也。恭人系出信行名族。在家也得母之歡心。母性傷急。稍忤意。則怫然以起。恭人能剗其怒而調之喜。來為吾季兄學耕公之總室。得姑之歡心。如其母。姑已老。目視茫然。恭人朝夕不離於側。

而身為之杖也。相夫也。勤而克家。他如馭臧獲。和娣姒。皆中繩尺。於訓子尤烈。慈不間于後先。教不弛於嚴督。故能文事武備。各顯其業。以有名於時。宗黨謂隨母焉。今年初秋。既望。恭人七十。悅辰。凡族之姻婭。與閭之伍伯。靡不肅衣冠。納履於其門。為母加祝。且以觀禮。皤黃髮之壽母。早出視事。開堂皇而朝于家眾。則見夫翦高冠之莪。曳長佩之陸離。獻觴樂愷。而率先拜舞者。志寧也。則見夫儒衫鈎鈎。卷講鞫。趨事恐後者。志宗也。退而見夫旅國門。耕硯田。以供滄瀨者。志宏也。東走吳會。西馳襄澤。肇亭舟車。遠服賈。為厥母慶者。志騫也。

次則志宥。矢言曰。諸兄之觴吾母也。既各達其情矣。宥則安能。吾有母而不自達其情。吾何以觴吾母哉。必思所假以達之。家有耆老。遠在漸河之西。其人則家之宗老也。其言則油然。孝弟之生子心。藹然仁義之親乎人也。吾得其一言。信于閭史。而悅于親心。先期戒書。乞於余言者。再。余曰。宥之業。其在陟屺之章矣。母曰。嗟。予季後行。夙夜無寐。令夫慈母之憐少也。夙夜不忘於心。子之能孺慕也。邁征如有不及。各敬爾儀。以蘄合乎古先慈孝之軌。且宥有情而不自達。使我達其母情。而厥子所以觴母之情。亦与之遂達也。又安取夫雲璈之響。流

霞之暈。共相誇詡之哉。矧彼其時。織室天孫。投支機於
槎客。雲駟金母。來青鳥於蓬山。可以明天咫。樂人倫。光
彤管。徵令節。則亦頌圖之希。遘介福之美談也。於斯日
也。若里感之。與於長筵者。堂下樂作。間歌三終。猶能取
吾文而誦之。莫不有孝友祥順。禮儀卒獲之思焉。声琅
琅然有餘聽也。不知其為鐘鼓之條蕩者歟。抑磬管之
噌吰者歟。相與歡然命酒而酌以大年。

帶存堂集

越北退夫曾度正則著

記

鶴歸記

道樵李而南六十里。為峽石。兩山負壤而出。亘於地之
東西偏。衝起角列。傑然而雄也。故人之產其地者。多魁
岸任氣。挺竒志。不羣於世之常俗人焉。周之五重氏。用
其沉勇。可以謀天下。即秘其策。不試。緩急尤足為賴。嘗
為里中擊奸。伏法。奸故豪。雖死。家為報仇。君囊一束
書。買千里駿足。走都下。秋遂以賢書立名於天子之國。

記

一

人高其風而慕之，相與推重其才。於是交日益進，多方賓從，鼓柁遨遊而來也。帆集於兩山之間，至則造門下，出懷中刺，命舍人與通，曰：「吾願一識周君。」益自竒，更為引重，開室而納之，務盡其意，曰：「吾能豪於四方之賓矣。」凡以為館亭池閣欄榭無不美，几榻樽壺圖史翰籍壘磬器物之屬無不具，竹石卉樹無不森以列。庭養二白鶴，騫而飛者也，不為常俗人近玩，不可使籠而遊也。亦惟性任氣，魁岸而有竒志者，足以近之。弘光改元之年，京邑不守，所向州若府無完壁，遠近蹂躪于烽刃，禍最烈。君集里中壯士，得千人鼓而致之于庭下，椎

牛擊酒，歌為樂，飲畢受誡，期必死。後兵敗，家人盡入屋後池水中，君馳一騎走，其室之所陳而玩者罄之，其服從車馬之雍容者，徙之，鶴亦隨去。為海上人置與俱，鶴鳥之最慧也，受其豢且久，不能佩主之義，引頸搯吭為殉，將斥辱于常俗人之手，得毋時鳴悲，弗遇其主者乎。去三年矣，一日鳴且飛，止于廬舍下，遊于庭隅，久之不去，鳴益悲，似婉戀不能為長聲也者，而故哀之。夫君以慷慨能負節，不即試，感國家大故，一擊或不中，不計其身，遂破宗而不悔，其義不可謂不高矣。宜益聞其風而慕之，誦述不廢也。迺械戶聞然，草長羅張，增其蕭楚。

尚有故時賓從乎。帆集于兩山之間者日不乏也。復有
停足入門。一垂顧其故墟者乎。人情當其身顯能奔走
人於千里之外。敗則掉頭獨往。莫有問者。勢固異也。於
鳥亦然。臂掌暱弄。則有拂。欲憐之色。一飲啄之。不以
時。則鼓翅飛去耳。將毋望其翔舞而不下者乎。然聞之
孟嘗有慕哀發樵兒。黃公舊壚。故知行慚。古今悲歌感
逝之懷。未嘗斷。然遽絕於世也。不得之于人而見之
于其鶴。嗚呼。鶴固有不羣于人者耶。

鄞南楊氏一門忠節合藏記

戊午十一月十一日
有陰樓業

國家重熙累洽。培天下以節義之風。士生其間者。靡不

飭躬砥俗。治則羽儀朝著。亂則戡定疆陲。又其甚者。大
命以傾。而抗身犯難。相隨屬。至于幽深牢。湛室族。曾不
少避。從一時觀之。天若厚其毒。以降割於厥家。流及來
許。莫不感。振迅而傳之。豈不芳標太史。輝映前哲也。

哉。鄞南之有楊氏。自有明之盛。已稱顯門。文懿公守陳

康簡公守隨。以名德顯。同卿美。益翰苑德政。以位業著。

太學承鯤尚寶德。周以緒學能文名。參錯二百年之中。

與本朝休明朗融之會。歷世彌永。及其衰而褰裳胥溺。

滅項猶涉。如學博侍御輩。兄弟妻孥。爭相踏死。欲以明

國恩而刷物恥。直鏗鉤於漂搖板蕩之末際。嗚呼。生人

之酷。夫何使彼至此極與。禍極於當時。而風興於百世。此雖一家殉國之忠。則亦中朝得士之報也。學博諱文琦。字瑤仲。明於經術。發憤多大節。乙酉。天興建都。間行朝於行在。臨軒親策之。官惠安學訓導。弟侍御諱文瓚。字贊玉。前以鄉貢士里居。當監之國。棲于會稽也。首陳叔姪一體唇齒倚輔至計。不聽。走閩。刺臂血上書。召見西殿。條對閩山浙水聯絡見成效。願發十萬餉。犒浙東將士。伏奏甚久。上亦動容太息。授貴州道御史。命巡視建延。扼防諸關隘。未幾。而浙師潰。而閩關相總陷矣。與學博俱變服竄泰順山中。五閱月。始達里門。郡瀕海。

諸好義者。時往來海上。轉相連染。有告其事于郡帥。捕學博兄弟。雜治之。及訊。學博大聲獨對曰。吾自為之死。自吾分。勿枉殺吾弟。繫獄數月。侍御釋而身坐死。學博非惜弟死。冀脫侍御為親地也。無何。怨家飛章。用罪屬從坐。浩然赴市曰。得死所矣。戊子五月二十六日也。侍御死。配錢唐張氏諱玉如。撫其屍而哭之。哀已止。不哭。曰。侍御死。不失為忠臣。奈何效兒女情。相對伏泣哉。命治棺。隧含殮之具。皆置副。口銜頸上血。合其元。加冠。納豸服焉。謂所親曰。侍御男子。為國死。吾婦人。不當為夫死乎。且不死。懼有後辱。一生名節。賴相扶持足矣。取片

楮書數十言。侃：皆正命語。婦人能出此筆。見者稱女中文山。又進曰：侍御之喪。縞素禮也。今携手入地。縞素而見。非禮也。乃衣緋。拜辭家祠。暨堂上翁。即解所繫組。自投于楯而縊。曰：侍御來矣。遂絕。年二十有九。一時來觀者。填塞巷陌。以達于其家。得聞夫人一語。皆驚相傳。述以為烈。學博配沈氏。為之噉然而哭。曰：吾夫為弟祈全。不肯詭辭脫死。吾如為夫引決。吾豈遠面獨生。上慰吾夫。下見吾如。弗可以後之矣。相對結帨死。當是時。二君之父固無恙。父諱秉。為名諸生。久人謂公昂先生難作。先生曰：有子死國。吾不可謂無子也。乃為長聲慄。

慨與獄中相酬答。益勉以忠孝。先生垂老家。益貧。不以子故色沮。手抄侍御西臺疏草遺詩數卷。笥藏之。間出益以示人。其弘闡大義。故諸子得自過庭時。薰習有素。如此。又十數年癸卯。而有文琮省獄之禍。先生次子。字天璧。戢身行遜。忽與趙標將軍有連跡。捕送省下司獄。死在獄。作詩曰：恨深骨肉誰能卹。冤及妻孥何足論。又曰：憑誰瘞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鶴是魂。則又流連激楚。不以弟昆之蒙難也。幸少遜屈。痛比積薪之居。上誓將後死之無歸。嗚呼。其志為益堅也已。同難韓生。炎士買棺殯之。湖南山寺。丁巳夏五。學博之族子式傳。館子仲氏。

家一見詢故。歎曰：六棺野棄，難辭風露之憂。卅歲草荒，幾委狐狸之窟。悠：我心如馬鬣何？予聞其言而傷之。且勸卒圖。歲暮東歸，買地百弓，力營窀穸。中宮高敞，為厥父母兆。而兄弟之以昭穆分列，夫婦之以伉儷耦俱。俱大為之塚而合焉。且遷其土埋荒壤之父妾如胡氏者，前死未掩之同侪如文瑛者，虛壙以待旅殯之婦如文琮者，封築惟固，位序惟謹。君子謂式傳之藏於厥事也，勤而具有條法，費白金二百六十星，有奇如數資之。而克舉者，予仲兄遠思氏廣也。越歲來告我曰：此子志也。幸出一言記之。予嘗歎明室之養士厚矣，變故孔棘。

士大夫忘身及家以赴之，如高陽之孫氏，元老居家，父祖子孫三世效死，保定之張氏，拒守孤城，少長婦孺悉嬰寇刃，然皆都將相而班卿察者，其竭忠所事，自不後人。楊氏諸子，草土孤生，達者，廁賢科，未嘗素貴於朝也。一旦患至而蹈奮不顧身之節，此匹士之必欲自報國，而主人之不僅為執兵者也。獨思孫張之罹變也，方難未夷，血肉塗炭，未知忠骸毅魄，有人乎聚而封之否耶？今楊氏之十棺並舉，一丘同歸，俾若父母兄弟姑婦，如聯袂相從於地下，當不減生時，地上一堂燕處而衍樂也。然則鄆南之風義，肯與高陽保定作後塵矣哉。文琮

死後其家已經再籍。又有弟文球、文珽、文玠、子大規及

申坐徙邊監送者行至淮而斃之。惟及申僅脫此皆株

累野死不得及于斯葬者附書其後見楊氏之以忠被

禍一門俱盡他日賢子孫出尚能顯其先人之烈伐石

銘諸墓其亦有徵于斯文學博兄弟門四鄉之玄孫而

式傳則文懿八世孫家仲兄與侍御同舉于鄉也先其

事而倡謀者有式傳之尊人若雷文迅為之議而事集

者族之高年祈修秉紘仲範家駒臨其穴而酌之魚執

紘而送者林太嘗時對侍御必達高隱學字泰戴呂復

之尚學博之壻郭某侍御之壻李某作銘以誌之者李

杲堂鄴嗣審視故棺而更以手足効者則經事侍御之

故僕吳廷高皆有與于斯役者例並得書

春暉草閣記 戊午十一月十二日 有陰樓業

古人忠孝本乎性情能達性情之旨者莫近乎詩有唐

貞曜孟先生深於孝子之情者也本其戀親之故而託

之於遊子之吟其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吾少而

讀之不自知其契于心矣迨頭童齒落子焉鮮民投老

遲暮莫知所報嗚呼掩卷涕零可廢者獨蓼莪之篇乎

故曰詩可以興繇人心生也然則何以報之與寸草之

有心也其不報之與寸草之失其心也彼心則有間矣

而暉之在夫春也。與三春之被夫寸草也。又何擇焉。母年三十而予始生。予五十有二而母棄養。吾母之生也。鳴鳩誦其仁。有餘思焉。其沒也。簪履感其澤。有餘愛焉。越歲甲寅。邑居有戎馬之戒。人必為之塞堦焉。又必為之綢繆焉。予亦悉斥以市屋材。而匠石工徒之作。以次漸治。逾月而椽楹舉。一年而垣墉築。前廊後軒。兩廡翼如。倚欄仰矚。有不升高明而遠眺望者乎。疏窻交戶。有不載寢興而式笑語者乎。虛牖北出。不限以目。玩水木之清華。瞻城闈之隱見。而母氏之深慈至性。無不挾以上下。而披拂吾體溫。然益。然吾取此詩以名吾閣。

為予禱者。詠子美之詩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為予誦者。述子雲之語曰。烈風雷雨。然後知大廈之為帡幪也。繇子美之言。可以饗燕樂。繇子雲之言。可以禦憂危。今夫陽和之布其德澤也。秋冬之奪其沍寒也。惟燕樂之與親。而憂危之與去。皆暉為之也。則皆春也。蓋貫四時禪百歲而勿改也。母之于子。亦若是焉。則已矣。此為庇予帡幪者。何一日而可已耶。子美又曰。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仁人之願也。善言母仁也。教其不及。而進之為善。輕以劬勞予其身。而厚以成立望其子者。有如此屋矣。僅而

載母之德。既固既崇。請自小子之身。以世吾子孫。無不在母春行洋溢中。若但曰。身上衣。手中線。拊躬悼。徒以見其發。遊子之懷歸。懈行路之偃仰。又奚足以廣慈母之德心也哉。入此室處。負暄而思獻。其思所以獻于親者。亦必有道矣。嘉禾先輩王言遠氏書其額以貽之。而自為之記。銘曰。歲亦既寒。春暉庇汝。念昔先人。似續妣祖。迺寢迺興。爰居爰處。出入必偕。正直是與。吉日維戊。椽完棟幸。簷阿四垂。施于孫子。風雨攸除。慈恩被矣。誰与銘者。曾氏壘恥。

傳

司馬傳

司馬諱燁。字爾章。河南祥符人。既仕。號石帆。司馬產於歙。長於浙。少從封翁季常公遠遊四方。收覽方聞。神智開廣。年十六。携至汴。定居城南。司馬學益進。占籍其地。補開封郡諸生。即能慷慨懷古。好討論三唐二宋之間。脫口賦詩。無不新穎。十八。有橫江浪滾似山移之句。長老見者。咸嘖。驚悚曰。此高子業一流人。吾中州特產。今分以與生矣。天啟丁卯。以九司易應省試。遂登賢書。又三年。第進士。筮仕寧晉。令能以文章飭吏治。值流寇熱劫兩河。所過殘燬。城以預備得保。主計者猶以兵燹

入境左遷。濰令已擢計部郎。衡藩論其在濰。宗人子扞法。擅撻治之。亂藩規烈。皇聞之怒。詔下獄。司馬就請室。氣不少阻。夜燈晨案。一如故時。諸生態從是。而書法入妙。詩律漸細。皆得于在繫時。所簡練也。逾年。宗子復甦。法。天子知其無罪。薄鐫級。補上林苑蕃育署丞。擢工部屯田司主事。崇禎己卯。充四川鄉試考試官。夏。五辭闕。仲秋月。生明入錦江城。歷時二四閱月。為日七十有八。自燕入豫。入楚。達於蜀。歷國四。郡邑不知其幾。為星軺書二卷。附見以詩。雖道路紀行之常。所以感念時艱者深矣。除夔州郡守。外艱不赴。是時寇擾中州。亟諸郡無

寧土。司馬携家護喪東下。至浙。其服官也。獨行已意。官不求達。故通籍十餘載。室無廬。食無田。嘗浮家于京。維錢塘之區。自喜通脫如此。癸未。得選補梧州。又盡室之嶺西。不一一年。京師告陷。遷副使。分守南瑞道。江南再陷。而路不達。天興建都。即備兵蒼梧。晉參政。時中原鼎沸。而梧江遠在嶺外。與撫軍瞿公感懷。聯詠。至今傳梧江倡和詩。亦此日僅事也。戊己之際。寧夏建藩。占通鄉曲。起受事。枝柱兩粵之界。卒無所為。司馬去位。流離廣州。佛山鎮者六年。卒于乙未之臘。年五十三。臨沒。戒其子曰。四方洶未定。汴城潰止之餘。人之所不爭。是可居

也。明年，妻子持喪返乎汴，葬於朱仙鎮北。夫人余氏，歆人長子城，諸生有美材，好飲酒，司馬嘗禁之。辛巳秋，遊鹽官署中，縱飲無節，以此致疾，卒于杭。年廿二。次子堞，壘恥民曰新安，實多才，封其耳目，甚矣。樸固而唯通也。金司馬文毅公南學于楚，而負空羣之日，家司馬北學于汴，而有出類之稱。大都聞見開發，得之遊歷者居多。然文毅雄于制率藝，而詘于待篇，司馬制藝在當時，而篇什屬定吾手，則較有殊焉者矣。吾故比而論之。毋使後人有所軒輊云。

文几山人傳

何以謂之山人也？生無位於時，名無聞於鄉黨，獨學而無友，故稱山人。文几非山也，第去宅東數百步，向者築臺以鎮之，穹然以高，似文案然，假而名之曰山，因以為號焉。臣其名，野臣其字，先字蓋之，世廛巖市中，自少嚶嚶道古，有國士自命之想，里中兒來馬過門，翮意得山人宴坐，死相與目笑之，市人不識也。家世自南宋來，聚居久，多以賢雄佳士，近在庭堦，陽浮慕之，族人亦未深知之也。山人嚶道古，不少自抑，又恥為干祿文學，不求進取，始好為詩，樂府歌辭，三唐兩宋之所鼓吹，靡不探已而好。文騷賦選，體諸大家名集，靡不玩漁獵。

古人而總之。欲以自鳴一家。已又好遊。出大江南北。收
三楚二京之勝。歷山左海岱吳會百粵之區。偕同志訪
奇秘。有徑必造。必遊。必記。則囊而貯之。歸語人
曰。吾遊囊中物。過陸生南越裝多。其寄志高遠。在風塵
塵之外。如此。年少以詩贄京山宗伯。同里潘景升。盛稱
其長。即用其語題而贈之。文載大泌集中。晚遇虞山宗
伯於京師。角巾布袍。造門引坐。虞山心識之。後定列朝
詩。選而入集。稱其哀婉悽惻。苦語愈工。果詩能窮人意。
不自聊歟。柳所遭多故。不勝清怨。歟善言山人詩矣。其
詩曰。鬼訂與郝之。壘友善。交稱詩。聳肩挺鼻。苦吟不已。

相得歡甚也。郝早逝。山人止以為質。有伯牙輟絃於子
期之感。時來夢中。告以詩所得失。故以名其篇。又得
蛙音刻稿。他未見者尚多。山人家日。負益好為詩。行踪
落落。嘗受唾於拙目。而見許于哲匠。生前文名閭閻。而
遺詩與一代之作者分席。一人知己。死九原不恨矣。輯
古佳語曰。舌華錄。公安袁儀部序之。予編次詩文四卷。
刻文几山人集。歲丁亥。卒於白下。年六十五。三子。毓善
字不有。從族祖上林於深州。戊寅冬。城陷。死焉。泳字永
叔。資研田。客遊關中。歸自河南境上。遇盜見殺。中子毓
魁。无咎。工篆籀。居金陵。及其子大生。俱死。後人不可問。

矣。嗚呼。行修名立如山人。兩子皆不良死。不再世而莫嗣。天道果足信乎。予于是恫乎有餘悲焉。

壘恥民曰。方虛谷序先集曰。仕繼仕不難。學繼學為難。不信然乎。家自嘉祐以來。占甲第而登仕版。累。未絕也。上下六百年間。以山人傳者三人耳。松蘿山人名詩。南唐在宋有刻集。今寥。散見於他選。南渡有歸耕老人。汲古得深綆。嗣續斬焉。何論文耶。予生及見文。几山人。下世且五十年。不為蒐纂而傳之。等子湮沒無聞。可勝嘆哉。方茲行求十年而汲。不置。有以夫。

壘恥民傳

民不知何許人也。或曰少嗜經生家言。錄於有司。補諸生高等。是漢文學弟子流也。其言曰。否。我固民也。何生之足云。嘗誦詩至鮮民之什。慟乎有餘淚焉。年在舞勺。失怙早。即移嚴君教於家。慈母恭人。慈益甚。勉之學益嚴。恐傷太恭人心。務以窮經博古。盡收其奇。出之為文章。時下章句學。弗屑也。年十七。出赴有司試。郡守閩中。鄭公見其卷。嘆曰。奇情蔚發。波瀾老成。置第一。郡倅黔中。陶公實贊之。曰。其文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所謂磊落英多。必奇士也。明年春。學使者許公接部。拔入校。名稍亞。獎許特至。署卷曰。神情散朗。逸致橫流。終身佩此二

言晚搆一樓於池上。額其居曰散朗。弗忘許公知也。秋
闈前試。復拔之入場屋。於是皆目之為高才生矣。是時
從餘杭俞先生遊。諸學古及文史。跌宕詩律書法。皆得
其指授。他日言及。未嘗不流連^連三復也。壽而慶于家。葬而
而醉于墓。雖江關百里。未嘗敢廢禮也。為人疎脫無遮
飾。任意自如。遇里中兒。終日塞嘿不發一語。或少忤口
喃。面弗避。于是又以怪生日之矣。大抵篤於君親。而
簡于名勢。豪于詩書。而倦于禮俗。同里呂職方吳。今
有倍年之長。一見投好。始引之為小友。後遂與之約婚。
其出門初交。見重長者如此。獨行落。不肯濡足涉人

事。然大義所激。能脫人于厄。邑有人發令貪橫。狀于臺
察。令坐譴。令黨怨^次刺骨。購立殺之。其人倉皇投上所遊
貴顯間。搖手拒。夜半扣門。納之。置旁舍。戒內外勿泄。旦
日有吏來問。笑曰。君誤矣。我豈藏亡者。謝去。捕益急。日
夜謀所以出網者。曰。少須之。伺間轉告親信。陰送之。得
遯走。卒無一人知者。人方謂在顯者家。乘婦人車出矣。
嘗被病。不樂為諸生。思還初服。太恭人曰。嘻。汝何忤俗
之深也。跪應曰。兒鬱。居此必折而從俗。兒病矣。誠不
與俗人居。即不以俗人之母事母。正兒所以承母教也。
太恭人好道。食伊蒲饌。日奉盤飧。潔羞食之。或自啜糲

飯佐餽兒侍母膳。母勸兒餐。如是者將三十年。母棄養。他人子。生母懷。三年免矣。民之不免于懷中者。直五十二年耳。嗚呼。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民之不即從先恭人于九原也。民之所大恥也。于是始以罍恥自號焉。中年納姬芳草。姓吉氏。性復放誕。吐語能隱曲。不輕受人繩尺。家之人皆怪之。民曰。我固怪民。今得姬。為人怪之也。亦宜。昌黎為文。嘗曰。吾小得意。則人小怪之。大得意。尤大怪之。吾于姬亦云。然而吾意之得。不勝怪之者之衆也。居五年。終迫之去。乃知前之安于吾側者。皆太恭人賜也。噫。自母終堂。姬去幃。而後民之生氣盡矣。

不知何以不死而有六十。其生朝也。故友郭公贈之詩十章。少而習之。老而而言其情。不知何以久不死而復有七十。葉使君贈五言六律。先是以短律為使君壽。還之如其數云。郭公名院。善罵人民。不免其罵。時亦罵之。始終相得無間也。使君仕為寶應令。有彭澤風。輕肆嫚罵。嘗遊邑中。人畏其罵者。輒遮面引匿。民往見罵。獨免。且曰。不面君二十餘年。鬚眉尚爾耶。相與深談而去。嗣後賦詩倡和。徃弗絕。民之不忘情于事友之間如此。今又數年矣。昏作盲。老公旦夕。即真宅不遠。間取有生之所履行。草出一篇。莫稍置面目于人間。無使日後

以不情之筆橫誣地下民亦恥之其他子姓婚出亦率如常人無所關予言予尚何言乎

論曰稽生幽憤詩有言母兄鞠育有慈無威自嘆其少遭不造可不謂同病之憐與然稽生以高契難期觸忌蒙戮一旦禍及而作詩幽憤倘亦悔心之萌乎民受母教兼賴良兄嬰累多虞所以掖而矜之者至矣則是稽生遇母之不威死民得母威而生也嗚呼豈可勿之畏哉豈可勿之恥哉

